



山中秋日

■陈诗悠

秋天到了,我竟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夏去秋至的欣然。坦白说,我还没有从夏天走出来,日子清透又溽热,我也会躁动不安。但每到午夜,凉风从窗台吹进来,伴着一夜未停的电风扇,我会觉得有些冷。

我明白,日子会一日一日凉透,我们会渐渐变得冷静、坦然。这是一件绝佳之事!

夏至前,到立秋后,这很长一段日子,山村里高温无雨。夏天的紫薇花一直倔强地开着,橙树叶开始打卷,村民种的蔬菜垂头丧气,山中的小河也已干涸,露出了光洁的石头。

而秋天的到来,丝毫没有带来清凉。空气里的干燥、田地里那裂开的大缝,带着深深的残酷。眼看干旱已威胁到大家的生活,于是,村民们每家每户都买了抽水机和几百米长的水管,给果树、田地灌溉。

我们这,种脐橙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山土遍植脐橙树。近来,村民日日夜夜都架上抽水机,从水塘和江河里抽水,所以,乡道上、山林间到处都布满抗旱的水管。

我们已习惯听抽水机“轰隆隆”的声响,也喜欢看不同颜色的水管在山林里穿行,它们像极了人身体里的血管一样。而抗旱的艰辛和劳累,却被村民们轻松地化为了抽水时的欢笑和故事。

抗旱是入秋后山中生活最深刻的一件事,也让我明白生活的不易。入秋后,我也如愿把驾照拿到手。回想那高温的每一天,我顶着烈日去驾校学车,有时教练很严厉,我反复练习,还总差那么一点点。好不容易学成后,又紧张地在考场里操作。那考场里的电子感应器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让人手心冒汗。

对于早已不是小姑娘的自己,如今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这份勇气应该带着热血。

记得那天我拿到驾照后,车都不坐,顶着烈日,快乐地沿着江岸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来到县城,在朋友的花店里买了一束鲜花送给自己。我想,我要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如花在野,热烈奔放。

那日,花店外仍是寂寂的高温,花草都闷闷不乐,我却眉飞色舞地与朋友聊天,仿佛要把多日压抑在心中的闷热、委屈一股脑儿道出。或许,那一刻,我才真正走出夏天,来到秋日。

慢慢地,秋日的凉风也吹过来了。每日清晨,朝阳柔软,轻洒山林。我需要穿一件外套,才能抵过秋风的凉意。当近中午,温度又变高,就能脱下外套。这个秋天,我还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把两个孩子都留在小镇读书,我则每天跑通学,往返于山中和小镇之间。虽然很累,但我仍是喜悦的。

深山里的路,曲折迂回,驾驶难度大。作为新手,我还没实际操作,每天,只好在路口搭便车。这对于一个孤僻、社恐的人,很有难度。

站在路口,当一辆陌生车辆驶来,我犹豫不决,要搭不搭的。当车驶过去了,我才真正伸出手,车是不会等人的。这种尴尬真不知如何是好。

记得,蔣勤老师说过他曾在巴黎留学,也羞于搭便车。他的老师就教他,站在公路上,身上挂一个去哪里的牌子,有同路的司机就会主动停下载他。当时,巴黎很多年轻人都这样,所以也慢慢习惯了。

我想,我也应该踏出第一步,不是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而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因为要回家照顾孩子。

那天下班后,我站在路口,搭到了第一辆便车。车主是一个年轻男孩,乐于助人,很有礼貌,不过也很害羞,一路都是我找话谈。

有过一次经历后,搭便车这事好像没那么难为情。又一日,我急赶着进山中上课,一挥手,一辆外地车停下了。他问我去哪?我说去山中横铺,他说他们正好也去,只是不知怎么走。这真是一个愉快的交换,我给他们带路,他们把我送到目的地。

所以,搭便车,只要脸皮厚一点,竟是认识朋友、畅谈生活的一件趣事。坐便车的往返中,秋也深了,日色一天比一天清素,天空灰蒙,凉风生冷。人们的神色日渐清醒,心思澄净。

周末练车的路上,我遇见一位中年妇人,挑着一担柿子在卖。柿子色泽华润透亮,我便停下车来买。柿子不贵,才一元五角一斤,妇人也相当热情。我心喜极了,提了满满一袋。

秋日里的柿子,最是惹人喜爱。看到它们,秋天便有了声色和甜腻。我的心也会渐渐沉下,心境变得静谧悠远。

其实,在山里教书的每一年,有一个学生总会在深秋时送柿子给我,柿子不多,每次都是两个。这六年来,没有间断过。每次收到她那红橙饱满的柿子,我知道秋深了,天要凉透了。

我习惯把那两个柿子摆在窗台旁的书桌上,清晨的秋阳,每天都会停留上面,暖暖的,柔柔的。我就像收到一封秋日来信,述说生活的平淡与美好。那天天空阔,白云轻薄,秋月无边,秋气一日日剧增,红叶黄叶落满一地。我们在月圆时,谈天喝酒。

七绝两首

■蒋 南

枯荷

半江残日半江羞，
涩涩枯荷不是愁。
泥下芳心春梦在，
满妆红紫竞风流。

无题

寒风昨夜过山庭，
雁辞莲湖十里汀。
鹄待桥头贪晚景，
夕阳斜照水边亭。



古 井

■吕振华

在树荫下,打着盹
如深邃的眼睛,被定格

丢失吊桶多年的井台
凝固了所有时光

曾经一捧的清凉
布满了青苔的记忆

掷下一枚问候的石子
喊出沉重的回音

砸痛胸口的往事
便久久不能平静

母亲未入儿女梦

■谭安宇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二年了,作为大学中文专业毕业且喜舞文弄墨如我者,竟然一直没有只言片语的缅怀,实在非常说不过去!其实不是我不想写,而是母亲仿佛太过平凡,不太好写;又仿佛是母亲太过卑微,没有写的“价值”。

然而, 经过将近一纪岁月的沉淀之后,我朝思暮想的母亲的形象日臻“全息立体”,呼之欲出……

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一顶看不见摸不着的“帽子”,重重地压在我们家祖孙三代人头上长达二十多年!

母亲的家庭出身,显然也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父亲的人生。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凭自己的勤奋努力,刚解放就考进了铁路部门,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我从未见他与母亲红过脸、吵过架。其实父亲脾气还是挺大的, 好就好在母亲的脾气实在太好了, 终其一生,我没见她与任何人红过脸、吵过架!父亲喜欢喝酒,无论是他在外面与同事、朋友欢聚,还是邀亲友来家做客,母亲总是任劳任怨地做好一切后勤服务工作,使父亲一直都很快乐,尤其是在喝到母亲给他买的好酒之后。父亲很年轻时血压就高,为了既不让父亲摄入过多脂肪,又要让其他家人沾到油腥, 在那个凭票证供应物资的年代里, 母亲时常通宵排队去买肥瘦适中的猪肉!我从未看见父母亲公开表现过亲昵,更没有看见他们“秀”过恩爱。然而, 自从母亲 2010 年 7 月 16 日溘然长逝后,父亲就再也没有真正从忧伤中走出来,直至整整七年多后,他也随母亲而去,绵绵此情才到绝期!

母亲的家庭出身,还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我们子女这一辈。在那个年代,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孩子从来没把在学校里受的委屈告诉过母亲,但母亲似乎对我们在学校里的遭遇洞若观火。于是,她把世上最美好的母爱奉献出来,成为艰难岁月里温暖我们的一缕人性之光!无论手头多么拮据,每天下班回家时,母亲都会买回几颗糖,让我们即使日子再苦也能够品尝到些许生活的甜蜜; 为了让我们专注学业,她从未让我们做过任何家务,就连我上大学(就地处我居住的城市)时换下的所有衣服被褥,也是她给我手洗;数九寒冬,母亲总是为孩提时代的我们用体温温暖被子;从我记事开始直至中学毕业,无数个酷热难耐的夏夜,当躺在竹床上露天纳凉的我从睡梦中醒来,总能看到母亲还坐在床边为我们不知疲倦地摇着蒲扇……

母亲地主家庭出身这顶“帽子”,在 1979 年终于被摘掉了!紧接着,第二年我就考上了大学,读高中的弟弟又成了年级第一。母亲别提有多为我兄弟俩骄傲了!这时嫉妬因年老体衰已基本上做不了家务了。母亲由此变成了全能型的家务高

手, 尤其是以前的“短板”——厨艺精进不少,她做的腊八豆和皮蛋至今还是我一些大学同学时常回味的佳肴。

然而好景不长,1985 年她退休后没几年,帕金森综合征偏偏落到了她身上。在活动能力因病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她仍不听劝阻,一如既往地辛勤操持着家务。终于,在一次晾晒衣服的过程中, 她摔成了股骨颈骨折, 老年人造成这种后果的摔跤通常就是“人生的最后一跤”。其实及时做手术也是有很大可能慢慢康复的,但当时我们却不敢冒医生告知的种种手术风险而让母亲接受了保守治疗。结果,母亲便由半瘫痪到全瘫痪,辗转病榻近九年时间。帕金森综合征亦可造成语言障碍,本就沉默寡言的母亲在瘫痪后极少说话, 但她的两声叹息却至今仍音犹在耳,令人心酸。一次是在她半瘫痪期间,看到我做饭时的笨拙,她坐在厕椅上轻轻叹息:“看你们做事,我真着急啊!”另一次是在她全瘫痪后,看到我在为她洗衣服, 她躺在床上负罪般地叹息:“我害了你们啊!”在母亲去世当天的凌晨,我因有些不祥的预感而睡在母亲旁边,以防不测,但睡得很不踏实。朦胧中感觉到睡在我脚那头的母亲有动静,睁开眼一看,原来是母亲在用极度颤抖的手将空调被往我脚上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最担心的是我会受凉……

千万不要以为母亲七十六岁的人生全是“凄凄惨惨戚戚”。即便是在她因中枢神经系统受损而形成帕金森综合征晚期特有的“面具脸”后,每当有人询问起她的身心感受时,她都能奇迹般地露出笑容:“我现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的是最好的日子!”

慈竹当风空有影,晚萱经雨仍留芳。哦,我最敬爱的母亲,我是多么的幸运:血脉里流淌着您绝对的正能量,灵魂紧跟着您呼吸。您的安贫乐道孕育了我的清心寡欲;您的勤劳刻苦激励我辛勤笔耕,孜孜不辍;您的坚忍不拔更是我两年前战胜有“精神癌症”之称的极危重型抑郁症的力量源泉!

莫报春晖晖寸草,空余血泪泣萱花。母亲虽然离开我们十二年了,但我们做儿女的却极少梦见她老人家。据说,去世的长辈不常托梦来打扰后人,表示他(她)去世时没留遗憾,在另一个世界也很欢愉。哦,我最亲爱的母亲, 我多么真心地希望此言不虚,更以十二分的虔诚祈祷上苍:让我们来世还做母子!假如真有这样的机会,今生亏欠您太多太多的儿子一定要做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以报答您的深仁厚泽于万一;而已将慈母做到极致的您,则肯定还会不断超越自我……

